

游

藝

塾

文

規

游藝塾文規引

先民有言曰立德立功立言士之不  
朽三紛哉士也固克蹈厥中者勞動  
復弗遐託僅挾一喙以競鳴以計不  
朽吾業悲之乃弟友言則有四子

六經日月而麗天者降而春秋之  
詞命列國之縱橫楚之騷漢之歌  
皓且理去古猶邇也再降而魏靡  
晉史唐之律宋之詞元之曲予曷  
取焉舉子業太波又有間矣士人  
枯而腸彈而力以業是卑者不業

哉。復念。知正諸大家。才不掩法。文  
不掩質。士猶得藉。步以格于往聖。  
流靡。迨上。詞曰。情意。正理。局亡法。  
三。亾者。具悅乎衆矣。半存半亡。悅  
者。半羞為是者。衆擯之。是故一二  
氣豪之士。岸然不顧流俗。謹奉先

民之典刑。罔敢失墜。鄰老欲售。乃  
易厥志。憊而弗前。咄嗟就木。其于  
詩騷古文詞。弗克肆力。而立德立功。  
渺未聞者。可鑒也。余家在汾之陽。及  
門諸君。日以是道枉而問焉。夫諸君  
類多雄偉卓落。特憲與時。將鼓

以是編授。異日爾費用售一志千  
古。俾騷埒原玉。待埒蘇李文翼六  
經四子。荷斯道者自姚江關山以邇  
洙泗。或奇勳烈。聲播銅柱南大  
漠北。于及門諸君有厚望矣。

趙田逸農袁黃坤儀甫書

游藝塾友規卷之一

趙田逸農了凡表黃坤

男袁天啓

姪孫

袁士鯤南之甫同校  
袁祚熙載之甫

前輩論文

驅馳藝林。雌黃今昔。披沙尋寶。剖璞商竒。前輩譚文。夥矣。然揮麈者。如牛毛。而當理者。如麟角。姑采其至精者。以供濯板。魏文帝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沈約曰。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中節。若

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各句之中輕重悉異如達此音始可言文○皮日休曰萬煉成字千煉成句○劉勰曰文之英蕤有秀有隱隱也者文外之重旨秀也者篇中之獨拔又曰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則無際疎則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外或議在咫尺而思隔山河○摯虞曰假義過大則與類相遠造詞過壯則與事相違辨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靡麗過美則與情相悖○張茂先曰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韓愈曰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又曰和平之聲淡薄愁思之聲要妙惟愉之詞難工窮苦之言易妙○柳宗元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情本之禮以求其



與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勳參之穀梁氏以厲其  
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老莊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  
參之太史以著其繁○蘇軾曰吾文如萬斛之珠取之不竭惟行  
于所常行止于所不游不止耳○陳師道曰善為文者目事以出  
竒江河之行順下而已至其觸山赴谷風博物激然後盡天下之  
變子雲惟好竒故不能竒也○李塗云莊子善用虛以其虛虛天  
下之實太史公善用實以其實實天下之虛○李夢陽曰古人之  
作其法雖多端大抵前踈者後必密半濶者半允細一實者一必  
虛壘景者意必二○何景明曰意象合曰合意象乖曰離○徐禎  
卿曰妙騁心撓隨方合節或鈞旨以植義或宏文以盡心或緩發

如朱絃或急張如躍括或始迅以中留或既優而復促或慷慨以任壯或悲悽而引泣或因拙以得工或發奇而似易此輪扁之妙悟不可得而詳也○王世貞曰物相雜故曰文文須五色錯綜乃成華采須經緯就緒乃成條理○前輩論文雖衆其當理愜心者大畧不過如此孔子曰修辭立其誠以立諸公所談雖極玄奧摠之皆修辭之法耳立誠二字未之及也誠者真也作文之法其遺詞也須出自真情其叙事也須直逼真境談理性便當直透本源說工夫便可指之實踐陳治道真可用之經世論人事真能曲盡人情如荆川先生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一節結云師以及師度斯報德之厚也况親受業如羿者而忍殺之乎友以及友孺子料

人之明也。况親授業如蒙者而不能察其好乎。句句皆題中真語。昆湖先生用之則行一節。衆人講惟我與尔。句皆杜孔顏作對。雖講云用則為邦之問。吾于子乎。有望矣。舍則尊馭之樂。吾于子乎。有賴矣。方是歸美顏子真意。庚辰如有王者一節。作者燦然矣。若發如有二字。終當以副文為破的。發未吾之于人。全章衆俱講無毀無譽。而吾獨挑剔誰字。與下節相應。恐亦得題中真髓。大率吾為文不尚修詞。亦不廢修詞。假借玄音。發揮真理。有時極其鋪張。闔闢萬變。而胸中常含不盡之情。有時藻繪可觀。鏗然在耳。而終不使詞勝于意。似于諸子頗有微長。

8 舉業三昧

時文雖小技。亦有三昧在焉。要讀盡三代兩漢之書。又要習中。不存一元字脚。要包羅天地古今之態。又要赤洒洒不染一塵。蓋不讀書窮理。則波瀾易竭。潤色無資。然使塵詮不脫。理障未空。豈能臻文章之妙境。故學文者。須先掃除鄙穢。涵泳性靈。有暇先靜坐三四月。或半年。否則亦須隨事遣情。於念中息念。將奔馳紛擾之妄心。艷慕紛華之妄見。滅得一分。便有一分乾淨。習之久。又自然塵芥漸退。澹泊塵融。然後取五經周禮老莊。列有韓非呂覽左國史漢次第讀之。口誦心惟。悠優涵泳。令其漸漬汪洋。握筆為文。分途策馭。無古無今。庶幾可以名世。從古以來。文之佳者。未必遇

者未必佳得不得有命勿論可也唐以詩取士而杜子美終身不  
遇躑躅浣花韓退之文起八代之衰而四科不第冷落障海此豈  
文之罪哉今之扼名藝院者大率多以科第之高而文章家之真  
派故當別論如世之尚古物者有好事家有鑒賞家固不得而混  
也昔歐陽率更見索靖碑初看云浪得虛名次日再看云各下定  
無虛士坐卧其下十日不能去丙子在燕馮開之物觀吾文以為  
未佳久之許可遂相依不能去今之學者如開之之虛心者幾何

人哉

○ 文須請教前修

世間萬事皆有法度。皆有源流。即小小技藝亦須得人傳授。方可名家。况文章乎。憶予十八歲見荆川唐先生于嘉興天寧寺之禪堂。即禮之為師。相隨至杭。往返幾兩月。先生之學大率以理為宗。每作一文。必要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意。見其開發題意。往往皆逼真。入我朝夕執書問業。學庸論孟大約皆完。除平常易曉者不錄。錄其深奧者。題曰荆川疑難題。意先生又躬閱而手訂之。始付剞劂。嘗語予曰。學者當借傳以明經。不可驅經以從傳。當尊經而畧傳。不可信傳而疑經。聞者以為名言。明年十九歲。方山薛先生督學兩浙。自湖而之嘉。初考湖州。出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

知焉此題諸理齋有荆文原不依問禮問官之說謂道固有出于  
聖人所知之外者聖人固不得而盡知也湖士凡見此文者皆遵  
用其說方山大加稱賞及至嘉興出居敬而行簡二節此題前輩  
未嘗有作也諸生皆依仲弓未喻夫子可字之意立說發案之日  
方山大怒諸生無見識且曰仲弓賢者身通六藝豈有不識一可  
字之理且均一可也可使南面之可使以為優可也簡之可則以  
為劣一字而兩解之此何說也予聆其論隱然動唐師之想知此  
二人同以理學為宗者也然上下分殊無由細領其教及薛罷官  
歸予造其宅始知薛公乃當時高才博學極有時名久困場屋不  
得第我浙中前輩董中峯來菲泉得舉業正傳來鄉會皆中第二

選授丹陽知縣方山徃謁之呈其文來公覽之告曰文字有必中者有必不中者有歪文而可利中有好文而必不中者汝之文乃好而必不中者薛驚問其故因出董中峯批點程墨一秩授之曰依此說中矣薛受而習之非泉壬辰會魁方山乙未亦中第二是日方山出以示予予蚤慕服膺始知舉業自有的傳予又慕崑湖瞿先生之高聞其在籍特徃拜之至姑蘇崑湖適攬舟北行泊于閭門予具衣冠進謁瞿公極簡易不立崖岸一見惟如平生問曰汝看我文何篇最佳予曰五柳堂稿篇篇皆佳先生曰韓柳歐蘇集上其文不能盡佳吾獨盡佳乎有幾篇可看首舉君子之道費而隱之作予起曰此生所熟誦也先生問何以見其佳予不能答



先生指示云。註費用之廣。隱體之微。要訓此二字。不得不如此解。若論作文。只宜重講費字。隱則非言語所可及者。你看一部中庸。都說費。而其所以然處。則隱也。故吾文云。自其散殊者言之。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隱顯。皆是乎統焉。而特不得其故耳。自其流行者言之。云云。大率重講費字。而隱只在言外見之。予深服其論。因請問別篇。先生曰。君子務本二句。亦好。予請其故。先生曰。註言凡事專用力于根本。事有萬端。本惟一。豈有一事即有一本乎。又豈有事時方務本。無事時即無本。可務乎。吾文以培吾未離之天。防吾未萌之欲。立論頗似透徹。予又請問先主復學不遷怒二句文字。示予曰。此二句是顏子心學工夫。閔曾而下皆不

能及故曰今也則亡時適有二童子。在傍先生指曰。若說怒于甲者。不移于乙。如怒此童而移于彼。童身上即我亦不曾如此。况顏子乎。我文中二小比云。太公以虛其體而不辟于易發之私。隨感以安其常。而不滯于難制之氣。先說太公以虛其體。是內不遷于。心次說隨感以安其常。是外不遷于境。程子言氣之易發而難制者。莫如怒。今日不辟于其私。不滯于其氣。皆是模寫不遷的景象。連講十餘題。予心洒然。方知向之知先生未盡也。方知瞿也。唐也。薛也。三先生之文同一杼軸也。予非能文者。數奉教于君子。每拜一師。輒覺有一番進益。是故學者。須虛心請益。多訪高人。孔子曰。朋友不如老。者彼之識趣。既早。我之見聞。益陋。即竟日懸梁。終宵

鑿壁而燕僻在前庸穢鄙俗之氣默默入吾肺腑中不可救藥也  
然人不如已我絕之我不如人人又豈肯友我哉兩執已見勝友  
當絕迹矣孟子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蓋不如已者勿友勝  
已者我當絕之此一定之法也今之學者師心自用不肯屈志于  
前修偶有一知半解輒自負深玄所作或稍清新足驚衆目便神  
厲九霄志輕先輩政如夜郎王問漢使者漢何如我大也吾見今  
日湏將浮惰之氣盡情掃除如管東溟馮具區董思白諸先輩皆  
當造其廬而禮請之得其一言半句即奉如著龜繹其旨趣以點  
化吾之九骨大率與前輩相處真誠領教即微言微動皆受益無  
窮苟不能虛懷承受而反去檢點人過即聖賢與居亦多見其可

疑耳嗟：昔也見賢思齊今也見賢生妬昔也見不賢而內賞  
也見不賢而外憎內失已之益外孤人之賜如是而尚可為公平  
思之勉之

△○ 國家令甲

洪武間初開科舉詔群臣詳定取士之法四書外五經各占一經  
易經主程傳及本義書主古註疏及蔡氏傳詩主朱傳春秋主胡  
傳及左傳禮記主陳皓集說及古註疏後又以書傳多錯謬命劉  
三吾等重加校正凡蔡傳得者存之失者去之又集諸家之說足  
其未備頒之學宮令天下遵守永樂中又以宋儒一人之見未足  
以盡先聖之旨遂廣募群儒將五經四書各集大全一部搜羅群  
說纖悉不遺頒布天下令生儒世守予貢入南雍大司成鳳阿姜  
公諱諱啓迪欲令編閱大全且曰毋執一說毋恃己靈凡經書初  
時且莫看註先將本文大意熟復精思覺通融浹洽然後將本註

乃是

逐一體貼如其是也。不必自出已見。即須從之。如果難通。便當將  
大全諸說更加詳攷。須要覲面與孔孟相逢。方是尚友之學。方不  
負朝廷作養時林對山為南京禮部尚書。蓋其本房門生也。  
引予拜之。雖官居八座。衙門無事。予終日領教。因將批抹四書大  
全一部。授予告曰。此光祖做秀才時所刪定也。凡有一句一字可  
用者。俱圈出。其不可用者。皆抹殺。即朱傳亦有可用。及斷不可用  
者。切須詮擇。秀才們只以先入之見為主。而於大全等書。並不經  
目。不但孤陋寡聞。亦重負祖宗集書啓發之深意矣。國初太  
監新領士皆遵用。故董中舉所批成弘間程墨其立說皆遠勝朱  
傳。即唐薛瞿三師之文。皆洞見本源。發揮透徹。此舉業正宗也。近

來當道貴游不加詳察專欲依註拘定一家之言不許紛毫走動  
上不能遵二聖之謨訓下不能闢大方之藩籬從此以後士子  
之識見賞愈卑而文風當掃地矣李石麓戊辰主試出由誨女知  
之乎一勸語無試官曰知不論多寡只論真妄舉知與不知而皆  
無自欺只此便是真知此知之外更無知矣若依註况由此而求  
之又有可知之理則此知之外更別有知而夫子所言反為不完  
之語矣故所作程文全不依註可稱千古絕唱張太岳辛未主試  
出先進於禮樂全章以註中反過就中為不得此章之旨謂重中  
則野人不如君子惟不重中而重質則寧為野人不為君子故程  
文純重質字做直可歷倒元白甲戌會試學如不及二句舊說以

註言人之為學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其心猶悚然惟恐其或失之  
遂分上句為功下句為心然天下豈有無心之功哉會元孫鑛破  
云聖人論學者之心敏于求而猶自歎也通在心上做不落俗儒  
派頭丁丑子貢問士三節予在場中與常伯坡同號渠問此題大  
旨予謂宜重本做渠答曰第三節註中分明說本末皆無足現若  
重本則悖註矣及揭曉程墨皆重本一如子言即如近年仁者其  
言也訥全註云心常存故事不苟則為難頭上當補存心若論至  
理則為之難非事不苟之謂也其為非徒在事即其心去為難亦  
非不苟于事即是心常慎重故一時程墨皆照本文發揮並一人  
添入存心另講者孟義舍已從入二句註云已未善則舍已以從



人有善則樂取而為之。于我以二句平說。觀下文云無非取諸人者。只言取而不言舍。可見從處即是取處。不但不可作對。亦不可看作二層也。且舜是聖人。豈待有不善而後舍。即善處亦能舍。已從人並無絲毫繫吝。所以為妙。程文墨卷並不依註。皆一直講下。此等處皆足強人意。思嘗歆薄游燕都。草一疏請遵祖制。以興文運。而野老山樓無心競世。蓋省諸公倘有同志。幸昌言于朝。以起士風之陋。其於世道人心非小補矣。

墨卷當看

前日之墨卷後日之法程也予幼頗不愚自負深詣見墨卷初出心頗不愜一一拈出而詆排之時從管南屏先生游告予曰墨卷者今之中式文字汝以彼為非則與彼異趣矣須要看得他好方有入頭處方可利中予領其教重復細閱乃知向來多少粗心浮氣蓋風簷寸畧之文誠有不免盡善者然詞或未修而意獨出辭意或未佳而氣獨昌順氣或未暢而理獨到家其他或輕清或俊逸或自然或平澹有一可取便足中式不必專摘其疵亦不必曲為之護政使瑕瑜不掩亦自成家荆川先生批選程墨極精極細昆湖先生將辛丑陸先生成成表熾乙未許穀壬辰林春巳丑唐

先生五科會元墨卷從頭細批關其精微破其關鍵蓋會前五  
之精髓以作甲辰之文字所謂集大成者也今之後生未嘗不閱  
墨卷亦未嘗不選墨卷然得其皮毛遺其神理總之在影響之間  
耳甚有選定之後束之高閣並不翻閱政如市娼倚門鬪人雖多  
而留意者少後來相見即素所賞識者亦茫然不復憶矣見湏將  
吾所選定者枕藉觀之沉醉熟玩使神與偕來度不負七十老子  
一片苦心耳

。文貴自得

從矩出方固當遠遵先範而會珠吐瑞尤當出自性靈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便是學文樣子始不擬議則邪魔野徑驅斥為難終不變化則邛邛之虫穢態可憐故須始干擬議終於變化昔人有少趨華相國者以為形迹之外學之相去彌遠又人學書日臨蘭亭一帖有規之者云此從門而入必不能成家是故學文者當凝神深造毋涉獵助長當求之於牝牡駟黃之外毋滑沒于語言文字之中當為信陽之舍筏不可為北地之效顰句法字法各有源派而不為古後篇法章法極合繩墨而不墮蹊徑宋儒謝顛道解孟子云自然而得者乃為自得揚龜

山解云得之于已者乃為自得朱晦翁合而訓之曰自得者自然  
而得之于已也惟其自然乃可得之于已故須從容涵泳真積潛  
思恍然有得則豁口容聲皆妙境矣

。用。工。貴。專。

今之學者大率多用三六九日作文勤者或間日作此非善用功者也。九進德修業工夫只要專如習一事須使此事成就然後傍及其他。昔某禪師謂叅話頭肯七日七夜念頭不斷定有悟門。若果肯如是用功而不悟者未之有也。孔子論學開口便說時習終日十二時中並不間斷方謂之時習。作文者果能念上思維綿上不斷行住坐卧心常在文文既成須呈明眼求正有不安應時改定改而未妥不妨重復刪削既妥請題再作但要借他題目收吾精神一念常疑萬緣俱斷不消半月定有豁然透脫之期。蓋改到無可改處文字便佳既佳之後只不歇手做十餘日覺得輕省便

孰矣使一日做一日不做即終年拈弄亦此不熟譬如種木者要  
使根株時時着土定然隨時生發此時決定道理昔荆川先生戊  
子年正月坐館修業一切紛華雜事並不膺情終日坐想題目飯  
至呼之常不應四月宗師來考始出門而舉業遂大成矣昆湖先  
生坐虞山五柳堂終日作文未及百日出應學師之考見水流風  
動草長花開恍然皆文梳發見是年遂登科明年及第周江卽亦  
只用三個月工夫作文鄉會皆中第二悟真篇云九言九載三年  
者盡是遷延款日程豈獨修真哉時文亦然

○ 文有根本

文者枝葉也。其根本在心。故心無穢念則文清。心無雜想則文純。心不暴厲則文和。心不崎嶇則文平。心能空廓則文高。心能入微則文精。如印之沙。如模出物。靡不相肖。故敬工文。先當治心。治心之法。非必謝事離塵。一無所膺。其念慮也。又非死閉目危坐。求息念以歸真也。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倘一以求放心為主。只讀書作文。亦是真正工夫。蓋此心屬火。火必麗木。心必麗事。即不着事。亦必着空。孟子稱必有事焉。正謂動靜必有事也。今讀一書。吾收斂元神。掃除別念。口誦心惟。如對聖賢。讀之而未有所得也。亦可借之以收吾放心。如有所得。則超然于語言文



字之外實是故讀書作文雖非息心之道亦是聚念之方念而常聚正是主一無適也先輩云繫心一處無事不辦即道家觀竅守中禪家念佛叅話頭皆是收攝念頭之法學者作文能鞭心入題斷諸妄想陸士衡所謂如遊魚銜釣而出重淵之深如翰鳥膺繳而入層雲之表到此田地上不知有天下不知有地中不知有人而惟知有此題目不知有色耳不知有聲口不知有味而惟知有此題一念在文萬管俱息且不知我之為文文之為我也神豈有不凝心豈有不存者哉然待有題而後作文無題即止操筆而後為文閑筆即止者皆非善作文者也蓋作文之功有時間斷存心之功無時可息是必不論有題無題不論操筆闌筆使眼耳鼻舌

有意常要收欽常如作文一般日間應事接物迎賓待客穿衣吃飯種上差別而吾之提撕本念處全無差別則精神欽而愈遠聰明蓄而愈深雖不讀書而書日明雖不作文而文日進矣程子曰學非心得則至老而益衰今之做舉業者幼時染綠尚淺天真尚存其文可看長而一涉俗事未及四十氣便衰而筆便窘矣若是真正修行人雖七十八十其知愈神其文彌妙惟其有本故也

○文貴說理

萬形有敝。惟理難磨。凡文之可傳者。皆其說理者也。如以詞而已矣。則朝榮暮瘁。東起西沉。縱有可觀。特暫時光景耳。馮具區嘗言。文有真奇。有偽奇。有真平。有偽平。凡批極理要。而開人不敢開之口。本立而千條提秀。氣實而萬派生光。此真奇也。若無理無意。而徒掇拾生字怪語。以炫人耳目者。此偽奇也。有深邃之見。而出之以冲夷。有真切之思。而運之以和易。言說理字字切題。而無齟齬之態。讀之冲然而味之無極。此真平也。若不本之于理。而徒為率易之詞。乃鄙夫庸談耳。此偽平也。故閱文者。不當論其奇平。而惟當辨其真偽。款辨真偽。須就理上分之。不然欲取奇才而為偽。

奇所惑歎收平正而老邁不材之士往往濫收今一決之于理則無二者之惑矣。理有真有偽有淺有深有虛有實有微有顯有平有滿有偏有正。只就題中尋覓說本有之理而談之歷歷可聽此真理也。理雖成章而於題不肖尔者斐然細尋轉遠此偽理也。人所常言亦人所共知此淺理也。揣摩不能到耳目不能及而愈簡愈精此深理也。如談學問而實可見之修為談治道而實可措之行事此實理也。可言而不可行止資口吻全無實用此虛理也。意中覓意奇外生奇拆精意于毫芒呈巧思于罔象此微者也。昭如日星而萬古不易坦如大道而日用常行此顯者也。闕其藩而未覩其奧涉其麓而未登其巔自謂深造尚滯半途所謂半也。見徹

底裏語必十成。一言刺心，全体皆現。所謂滿也。論有而遺，無語体而遺用，只通一踞，不見大全，所謂偏也。以真詞發真理，以實意無實情，坐斷兩邊，獨出中道，所謂正也。太抵要識見高，則理路透要孝問洽，則理路明。西女精神聚，則理路專。要工夫到，則理路熟。不濯去旧知，而日求新意，則識見不高。不遇高人講貫，不得奇書開發，則孝問不洽。膏中有纖毫雜好，則神便馳。有纖毫物欲，則神便污。有纖毫馳騁，則神便散。皆非聚精神之道也。或作或輟，似有似無。歲月悠長，身心泄去，甚至口誦書而意緣他務，身在館而坐廢光陰，不是昏沉，便屬散亂工夫。何由而純熟乎？今須力反前弊，一味用切，每遇作文，須借他題目，說我自家道理。道理既勝，彼區上修。

飾于句字間者不啻退三舍矣

○ 文貴養氣

文之詞可以精修而工意可以深思而得獨氣不可強其渾然者不可以力鑄其浩然者不可以襲取此須善養而致之養得氣和文始雍容而大雅養得氣壯文始充實而稱雄養得氣清文始澄潔而無穢養氣之訣備於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志是主人氣是奴婢凡欲養氣須先正其心將萬緣放下使心君泰然蓋此志常凝而一物不擾則氣自然寧定此志常潔而一私不深則氣自然清明此志常寂而一念不生則此氣便是混沌未分之氣是故當以養志為主然孟子又曰無暴其氣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知蹶趨為害則行須緩步語要低聲凡百舉動須

要從容和緩端詳間泰使冲和之氣充于四體而塞乎兩間我與天地同在一點太和元氣之內由是而服氣以養神也則舉天地之生我者而還以毓吾之身由是而行氣以經世也則舉天地之生萬物者而摯之以立萬物之命由是而發為文章則自我之盎然者出之而我與天地同在筆端矣故疇之則泰山而氣極莊嚴提之則流水而氣甚活動操縱閤闢無不如意功夫全在平日涵養內外夾持助忘俱遣梳頭自得理合先天久久習之自有聖賢前輩氣象豈獨為文字一節而已哉



○舉業不可騁才情

經義之學。理微詭聖。即匪當行。詞不宗經。便為謬論。本有一定之式。所當遵守者也。可用之以涵泳真性。不可因之以流蕩情塵。可用之以收拾放心。不可任之以過恣才思。故厚養遠乘之士。常能臻真妙境。而粗心浮氣之徒。雖習焉而不工者也。今之論舉業者。類曰。此人才短。而無縱橫之氣。此人情踈。而無自得之詞。不知凡論文者。各有本色。舉業文字。自有程墨可循。若稍騁才情。則如袒楊濶坐于廟堂之上。惟歌笑語于君父之前。非其質矣。故才足以一日千里。而須範我馳驅。不失尺寸。情足以涵濡萬狀。而須循規蹈矩。入我彀中。是以貴涵養。貴中正。貴和平。但能循繩墨而濡之。

以化則不出筌蹄而縱橫自在煨煉之極妙自然而文始稱工矣

文有十忌

作文須知疵病。須識避忌。一為汝陳之一忌。頭中氣俗。儒惡派。老生常談。方而不圓。執而不化。皆是老秀才家數。此頭中氣也。豈可不避。二忌學堂氣。蒙師杜撰。見童相冒。識趣卑庸。見聞穢雜。此是三家村裏學究所為。豈可不避。三忌訓詁氣。作文切不可指字釋義。須要玲瓏變化。不但意義不可蹈他。一毫蕪詞氣亦不可襲他。一字即如大學序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如此句法。何等累陞。首節註云。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如此句法。何等軟弱。又云。必至于是不遷之意。如此句法。何等執着。又云。必求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如此句法。何

神懶慢。王鳳洲嘗言。惡文字有一毫入在八識田中。無論今生難  
作好文。即來生隔世亦還要流出惡文字來。凡前二項頭巾氣學  
堂氣。大半多在註中。故凡天下秀才讀得註爛熟者。必不能作好  
文。凡會做文字者。必于註不熟者也。蔡陽先生教其子與恭。不令  
讀註。人問之曰。吾惧其深頭巾氣也。卓拔四忌。婆子氣。作文要直  
截。要撇脫。要軒豁磊落。若叮啞碩躬。嗒嗒不休。纏繞瑣碎。舉細遺  
大便。屬婆子氣矣。五忌。閨閣氣。文字須要頂天立地。展布得濶。若  
妍飾眉目。獨逞嬌詞。粉黛情多。英雄氣少。此閨閣中女子所為也。  
六忌。乞兒氣。富貴者。雍容廟堂。窮困者。沿門餽釘。東借西移。捉襟  
露肘。取歷足干。蟠問索錢。羨于豪客。先輩詩云。拋却自家無盡藏。

沿門持鉢效貧兒。此乞兒氣也。七忌武夫氣。語云不學詩無以言。以立言之體。貴敦厚和平也。若爭鬪交馳干戈雜出。當場怒漲。全無禮樂揖遜之習。此文字之至陋者。所謂武夫氣也。八忌市井氣。文貴雅不貴俗。貴清逸不貴塵冗。若藏頭露尾。飾偽為真。逐馬尾之塵。而語言無味。競蠅頭之利。而面目可憎。此市井氣也。九忌隸習。期已欺人。畏首畏尾。言踟躕而不暢。氣阻抑而不申。慣弄虛詞。全無實意。此隸習氣也。十忌野狐氣。文字自有真正脈絡。一踏邪經。即萬別千差。世間儘有野路文字。偶然中式者。宗史所謂謬種流傳。禪家所謂天然外道。自己既錯。復以錯路示人。譬猶古塚老狐神通百出。終非真正修行道路。切宜避之。

○白戰論術詞  
之法

予幼隨於鳳麓昆仲至嚴紹峯家紹峯留會文論語出仁遠乎哉  
一節中庸力行近乎仁孟子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嚴公之文素  
多詞予因戲曰昔歐陽求叔分韻作雪詩禁用體物語凡雪之字  
眼皆不許用謂之白戰今日三題皆仁凡仁之字眼取一紙錄出  
粘於壁上。一字不可用犯者有罰不持寸鐵獨戰文場方為豪傑  
衆唯唯從予明日呂字剛聞之亦擬作三首于時嘉興盛傳白戰  
之說迄今四五十年矣近來後生浮慕清虛凡見字眼便指為惡  
句欲一掃而空之此偏也非正也此病也非藥也大凡文字潤澤  
者易中枯稿者難中富麗者易中寒儉者難中豐滿者易中瘦削

者難中醞藉者易中淺露者難中醞郁者易中怯薄者難中興雅者易中倨野者難中闡熱者易中寂寥者難中所謂潤澤富麗豐滿醞藉醞郁典雅熱鬧者皆善用字眼者也如無字眼必然枯稿必然寒儉必然瘦削而淺露怯薄倨野寂寥之弊種種出矣且如穆穆文王一節顧會元云

愷悌

之流勞民忘其燬聖明之戴嚴主霽其威若無愷悌聖明二語文便單薄若去勞民嚴主而但云民忘其燬主霽其威有何佳趣如仁者其言也詎全湯賓尹後股起云謙論與躬行無兩操若去謙論躬行字眼而但曰言與行無兩操便不成句矣今前此云謙論

與躬行無兩操是單說言行後比云操行與持論無兩衷是說出  
言修行筋骨凜然此便是極好文字大率作文無理無意而惟用  
字。其蘇東坡所謂厚皮履頭誠為可厭若借詞以明理用字  
以修意骨肉停勻華實並茂如綿裹針如璞包玉乃天下至中至  
正之文何得以字眼為拘乎前輩論詩曰練句不如練字作時文  
亦然有一字練法有二字三字四字練法其一字練法要在活字上  
用力如顧起元純敬之體融敬之幾純字敬字體字幾字皆是單字  
而純字融字則活字也以萬境統一心以一心御萬境統字御字其活  
法也此活字在腰者天寧于極理歸于宗天字寧字極字皆是單  
字寧字歸字其活字也惇誠于天抱真于性惇字抱字其活字也



兩字甚衆不必論如湯賓尹言也者其仁人之時吐露乎訥也者其仁人之真精神乎時吐露真精神乃三字法也他如古墨卷億萬姓千百年明天子大聖人等皆三字也顧起元止之準握于淵微宥密之天而止之符顯于天下國家之大準字符字是單字在句末者淵微宥密則四字也文中自有宜用四字者少則單薄矣凡段中下句如柱之有礫稍薄稍弱便承載不住此豈可以字眼為嫌乎嘗記丙子冬在京寓同馮開之錢湛如作為政以德一節文開之閣筆貯思湛如問何思開之曰吾思德之字眼不得耳錢曰天德何如馮曰塵矣今之時文用得如此塵字乎自丙子至今又二十七年矣汝輩作文全要曉練字之法一字不新全篇俱晦

蓋作文無他巧，只要知換字法。腐字以新者換之，俗字以雅者換之，瑣碎字以冠冕者換之。至于加減，全無定法。有減一字而宜，截有增一字而悠揚者，但冗雜閑字，斷然宜去。若緊閑字，固豈宜輕裁千萬記取毋杜撰也。

浙江文變

外省之文大率與兩京不同兩京程墨與會試相近獨外省則眉  
自各別格調總殊兩京以理浙江以詞兩京以意浙江以氣兩京  
多奇筆浙江多平調故往年浙江之文只要穩只要充滿只要明  
白由兩司做總裁其年已長其官已久其心甚粗其視經義恍然  
若隔世事不復能別識故人有典顯淺利中之說正謂其宦情濃  
郁老眼昏花不如此則不識耳近來用京考故文字頓改數科以  
來程墨說理用意翻然一新只如丁酉墨卷若格調若理趣若意  
思種種奇絕駁駁有兩京風味矣故今日之文不貴典而貴新不  
貴顯而貴邃不貴淺而貴深若稍有一毫塵腐浮露膚淺之態決

難望中須要掃除俗套。掀翻理窟。自出一段精光。做天地間極好文字。庶幾合格。一切庸俗鄙猥掇拾。餽釘之習。往年所望以利中者。今皆用不着矣。

詞忌

庚子浙場。先將時文新奇字眼。逐一拈出。各分一紙。房考官取卷呈堂。堂官專揀其有犯者。黜之。沈應華以組修二字。李于鴻以見解二字。幾乎被黜。嗚呼。嚴矣。然績學遂養之士。往往坐是見抑。連城隱磔。下生揮涕。流水離絃。鍾期拊心。以數尺之污。而棄合抱之木。此志士所以動容。而英雄為之浩嘆也。竊謂時文字眼。出自五經者。皆不須忌。如幻字。今人所最惡。然書曰。疇張為幻。字出壁經。

何須深避。適字出詩經。詩云謀猶同適。此類甚衆。不能殫述。然有時所不忌。實無理而不可用者。如蒼生赤子。今時文去下二字。只曰蒼赤。未審所謂蒼赤者果何物也。又如林林總總。今只曰林總。又如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今除去不愧字。而只曰衾影。此等處皆碍理難通。善作文者。只要描寫本題正意。豈必求奇于句字之間。只用尋常字。而發揮吾無限道理。乃是作家。

科第全憑陰德

易曰積善之家必餘慶。人家科第大率皆由祖宗積德。今少年得意輒囂然自負。以為由我而致。不復念祖考累世締造之艱。薄亦甚矣。試舉聞見之所及者。以告汝。楊少師榮建寧府人也。世以

濟渡為生。久雨溪漲橫流，衝毀民屋，溺死者順流而下。他舟皆撈取貨物，獨少師曾祖及祖惟救人而貨物一無所取。鄉人嗾其愚，逮少師父生家漸裕，有神人化為道者，語之曰：汝祖父有陰功，子孫當貴顯，宜築某地，遂依其所指而定之。即今白兔墳也。後生少師弱冠登第，位至三公，加魯祖祖父皆如其官。子孫貴盛至今尚多賢者。薈人楊自懲，初為縣吏，存心仁厚，守法公平。時縣宰嚴肅，偶憊一囚，流血滯前，而怒猶未息。楊跪而寬解之，宰曰：魯柰此人，越法恃理，不由人不怒，自懲扣首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表矜勿喜，喜且不可，而况怒乎？宰為之霽顏，家甚貧，餽遺一無所取。遇囚人乏食，多方以濟之。一日有新囚數人，待哺家又缺米。

給囚則家人無食。有顧則囚又乏糧。與其婦商之。婦曰：囚從何來？曰：自杭而來。沿途忍饑餓，菜色可掬。因撤已之米煮粥以食囚。後生一子。長曰守陳。次曰守陞。為南北吏部侍郎。長孫為刑部侍郎。次孫為四川廉憲。又俱為名臣。今楚亭德政亦其裔也。昔正統間，鄧茂七倡亂于福建。始于沙縣。蔓及延平等處。士民從賊者甚衆。朝廷起鄧縣張都憲，督南征。以計禽賊。後委布政司謝都事搜殺東路賊黨。委都司張斷事搜殺西路賊黨。謝求賊中黨附冊籍。凡不附賊者，密授以白布小旗。約兵至日，插旗門首。戒軍兵毋妄殺。全活萬人。張混殺甚多。後謝之子遷中狀元。為宰相。孫玉復中探花。同時又有江西人王某，亦為同官。委查鄧籍。厚情申改。免死數

千人夜夢神人語之曰爾子當與謝子皆中狀元後果聯科及第  
莆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嘗作粉團施人求取者即與之無倦  
色一仙來試其誠否化一道人每旦索食六七團母日日與之終  
三年如一日乃知其誠也因謂之曰吾食汝三年粉團何以報汝  
府後有一地葬之子孫官爵至一升麻子之數其子依所點葬之  
初世即有九人登第累代簪纓甚盛福建有無林不開榜之謠馮  
琢吾侍郎之父為邑庠生隆冬蚤起赴學路逢一人倒卧雪中捫  
之半僵矣遂解已綿裘衣之且扶歸救甦夢神人告之曰汝收人  
一命出自誠心吾遣韓琦為汝子及生琢吾遂名琦台州應尚書  
壯年習業于山中夜鬼嘯集往往驚人公不惧也一夕聞鬼云禁



三

婦人以夫久客不歸，翁姑逼嫁之。明夜當繫死于此。吾得代矣。公潛賣田得銀四兩，即偽作其夫之書寄銀還家。其父母見書，以手跡不類，疑之。既而曰：書可假，銀不可假。想見無恙，婦遂不嫁。後其子亦歸，夫婦相保如初。公又聞鬼語曰：吾當得代，奈此秀才壞吾事。傍一鬼曰：爾何不禍之？曰：上帝以此人心好，命作陰德，尚書矣。吾何得而禍之？應公因此益自努力，善日加修，德日加厚。遇歲饑，輒捐穀以賑。遇親戚有急，輒委曲維持。遇有橫逆，輒反躬自責。怡然順受。子孫登科第者，今累累也。常熟徐鳳竹，其父素富，偶遇年荒，先捐租以為同邑之倡。又分穀以賑貧。夜聞鬼唱于門曰：千不驅，萬不驅。徐家秀才倒做了舉人，即相續而呼。連夜不斷。是

年鳳竹果舉于鄉其父因而益積德孳孳不怠修橋修路齋僧接  
衆凡有利益無不盡心後又聞鬼唱于門曰千不駢萬不駢徐家  
舉人直做到都堂鳳竹官終兩浙巡撫豈惟他郡即吾郡言之凡  
係世家未有不由祖德深厚而科第綿延者予舊館于當湖陸氏  
見其堂中掛一軸文字乃其先世兩代出粟賑饑而人贈之者文  
中歷叙古先濟饑之人子孫皆膺高位謂陸氏他日必有顯者今  
自東濱公而下三代皆為九卿其言若為左券云屠康愷公初為  
刑部主事宿獄中細詢諸囚情罪得無辜者若干人公不敢自  
以為功密疏其事以白堂官後朝審堂官摘其語以訊諸囚諸  
囚無不服者釋免抑十餘人一時輦下咸頌尚書之明公復稟曰

楚鞅之下尚多寃民四海之廣兆民之衆豈無枉者宜五年差一  
減刑官覈實其罪而平反之尚書為奏允其議時公亦差減刑之  
列夢一人告之曰汝命無子今減刑之議深合天心上帝賜汝三  
子皆衣紫腰金是夕夫人有娠後生應墳應坤及應垓皆顯官垓  
有文學存心尤厚居秋涇橋之澗有一鄰人貧甚負其子孟玄銀  
不能償以屋基及小莖立契絕賣准逃前銀其子故長者不肯受  
告鄰人曰尔欲賣房與墳吾當另酬汝直前銀送汝吾不追也其  
鄰人亦感其高誼以實訴云吾房實值若干前因退債故多償若  
干今若還價止當受若干餘者不敢領也孟玄益高其義復告之  
曰汝不讀書尚知義理不欲虛受吾直况吾請書識字豈肯見利

忘義而滅汝之直乎固與之鄰人不勝感激及竣歸鄰人來訪竣  
留與小酌鄰人訴其子之厚德且叙其感激之衷竣驚曰尔之房  
已賣尔今何居曰移其所竣呼其子取前契還其鄰人且為築其  
墳墓戒其家人曰世々毋相犯也令其墳尚在屋傍無恙以後登  
科第者甚衆皆竣子孫竣號漸山與吾父深交予童時吾父談其  
德甚備謂狀誌皆不能悉其什一故作屠諭德傳具一螺集中嘉  
興包憑字信之其父為池陽太守生七子憑最少贅平湖袁氏與  
吾父往來甚厚博學高才累舉不第留心二氏之孝一日東遊湖  
湖偶至一村寺中見觀音像淋漓露立即解橐中得十金呼主僧  
授之令修屋宇僧告以功大銀少不能竣事復取松布四疋檢篋

中衣七件與之內紵褶係新製其僕請已之憑曰但得聖像無恙  
吾雖裸裎何傷僧垂淚白舍銀及衣布猶非難事只此一點心如  
何易得後工兒拉老父同遊宿寺中公夢迦藍來謝曰汝子孫當  
享世祿矣吾父作文謂天之報施絲毫不爽而護持正法其應尤  
速姑記其事以俟他日之驗後子沐孫檉芳皆登第作顯官惜吾  
父不及見也孫屨川尚書之祖為人淳厚公直生平無一毫机械  
是曰是非曰非鄉人皆取平焉一日偶貨物得銀貳兩公持以示  
人則假銀也念此銀既不可使用亦不可留以悞人至東湖之濱  
復從水中走數十步投之深處後生子登第為副使孫即屨翁尚  
書其曾孫輩多賢書香正未艾也無論闔郡就吾一縣言之支

之父為刑房吏有囚無辜陷重辟意哀之欲求其生囚語其妻曰  
支公嘉意愧無以報明日延之下鄉汝以身事之彼或肯用意則  
我可生也其妻泣而聽命及支至家妻自出勸酒具告以夫意支  
不聽卒為盡力平反之囚出獄夫妻登門扣謝曰公如此厚德晚  
世所希今無子吾有弱女送為箕箒妾此則埋之可通者支為備  
禮而納之生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孔目立生高高生祿皆首為  
學博祿生大綸登第姚三非本姓卞博學善詩文館于懷氏有女  
常行窺伺卞岸然不顧一日晒屨于庭女作書納于鞋中卞得之  
即托以他事辭歸吾祖怡杏翁作詩咏其事有一點真心堅匪石  
春風桃李莫相猜之句卞不受詩且卷書自辨其無此事吾祖手

緘其書而題云德至厚矣生子誦及曾孫錫皆登進士至今青衿  
尚濟也王宥號蘭谷嫡母生三女長贅釗次即吾母三嫁陶在  
陸氏其婢生宥父已老矣卸妝甚勢不能相容遂悉以田房授釗  
而作一詩貽吾父微示以反正之意父沒釗據其田產而逐居小  
屋中深夜卸遣婢扣門汚之宥問曰汝來何為曰吾來就汝曰吾  
斷不為此無廉耻事汝雖扣至天明我終不開門也是夕卸即緊  
隨婢後欲伺其失而罪之聞宥言大阻後吾父白其詩于官田廩  
反正宥事毋孝娶妻亦孝其母病卧予家傷寒兼痢勢不能歸夫  
婦隨而侍養衣不解帶藥光親嘗問吾父病勢如何驗其鞋重以  
曰視其去後色黃則輕色黑則重宥輒偵伺其窺以告晝夜洗面

餘起必百餘告也扶翌起居情真意篤母感其夫婦告曰吾願汝  
亦生孝順兒孫後生子訪娶婦亦孝孫慎德遂登進士為御史顧  
熊性至孝父娶妾生二子鍾愛之熊每歲束修悉以奉父庚子春  
館于張氏與予兄春谷訂文會赴館之日張廉知其孝行即具一  
歲修銀盡送之告曰今日得銀爾父未知也此間適有田欲賣可  
買之俟秋成可得餘租若干熊曰不可豈可為幾石米故昧心且  
欺吾父哉卒持獻其父生子際明少年登第翰林駟馬見泉之  
祖遊黎里羅漢寺見後殿塌毀觀音坐雨中發願白聞觀音能共  
人智慧吾作首募修此殿求吾子孫有一二讀書者足矣歸而謀  
之婦曰吾家現有糯米貳百石可悉賣以完其事遂獨力完造



其孫堯中曾孫慶斗皆登第吾父亦有文紀之甚悉朱學博鳳賢而有行浙代巡是其門生有鄉人陷大辟公貽書解之而不受金今生虞葑廷益官居顯位且有賢行姑夫心松沈公素慈祥愷悌吾祖怡杏翁極鍾愛之十六歲而孤里中陷以大糧長之役吾祖不忍其破家也携之潛匿蘆壩後聞里人更報其叔代之心松曰叔家不及我家柰何我安逸而令叔受困乎即自出認後幸不太費後畏後遂納充司吏隨劉五清提學出巡公平守法時稱為廉吏第一同邑張公旦初充吏後欲歸儒時有權提學收考童生堅縣不知也公連夜寄書促旦往考頗為効力且得入學具銀十兩為謝公笑而却之曰我在學道提携人甚多未嘗受分毫謝禮而

乃受故人之金乎。只求子孫能讀書足矣。公為人樂易未嘗口道人過與人語煦煦惟恐傷之。平居怒詈之聲音顏色絕不加于婢僕。一日赴燕浦氏夜深僕從皆醉。公自操舟而歸。既登岸命諸僕之妻各扶其夫安寢。及旦公未起。吾姑促之曰。汝何今日獨晏起乎。公曰。吾恐諸僕見我而慚。故未忍起耳。且俟其下田作業。吾徐起未晚也。其忠厚不肯斥言人過如此。微獨心松。即其配袁夫人予姑也。亦有厚德。生平未嘗有疾言遽色。予偶坐其厨中。片餉間見所行三事。皆不愧古人。時表兄沈稱病醫者索好酒製藥。姑自起取酒。予曰。婢頗衆何不使之。曰。此非重大事。何必勞人。且可以毋誤。予深服其言有理。頃之携酒一甌置卓上。有僕名文成者。適

外入不知其為酒也覆之於庭姑出問酒安在予曰文成傾之矣  
姑曰是必誤也適文成至姑詢其故曰我將謂茶耳姑語之云不  
知候犯汝原無罪今後凡事要仔細米粒米難成一滴酒豈可不  
愛惜乎其人聞言愧悔之色可掬蓋耿耿數言嚴于捶楚矣時有  
新親家陸宅遣人候疾小童持盤而入覆于竈下其母適值厨自  
責其子姑望見急止之曰此非有意何得責之連步而前視其器  
而語其母曰幸所碎不多汝取其完者碎者遠棄之勿留以碍人  
之足語其子曰今後持盤不可令器皿過重須緩步徐行時有一  
田保附陸舟問病陸偶欲他往其歸不便姑即送舟金令其顧舟  
又度其所送三物加厚以米谷之又復周其食用語予曰貧家儉

病大是好心豈可令他折本嘗記吾父曰厚往薄來正是此意片  
時偶見所行所言中倫中慮以此行已以此待人終身豈有喜愠  
之色乎使得終日侍奉而俗錄其行事豈但可以闡發幽光薰可  
以砥礪末俗即不然善學者以之自養可也予見婢僕有不如意  
事思及吾姑輒怡然解愠今二十餘年無大怒矣生子科孫道原  
皆登進士第我邑無父子進士有之自道原始豈可不念祖宗之  
厚德而益培之也哉他如我家及南北二錢與馮氏皆以醫起家  
心在活人功存濟世上天報施斷不爽也然則今之習業者未  
論攻文先當積德如吾祖宗有厚德而吾獨放僻則一念為非足  
以損百年厚福祖宗在天之靈不可恃也如祖宗未必種德而吾

獨勤、懇、一味為善則可以感格天心。可以增修祖德。而子孫之福且當由我而培之矣。此舉業之先務。登第之要樞也。

謙虛利中

易曰天道惡盈而好謙。地道避盈而流謙。鬼神禍盈而福謙。人情害盈而善謙。故謙之一卦六爻俱吉。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蓋言惟謙、能為受福之地耳。予屢同諸公應試。每見寒士將遠。必有一段謙光可掬。辛未計偕我嘉善同袍凡十人。惟丁敬宇寅年最少。衆意忽之。予告費錦坡曰。此兄今年必第。費曰何以見之。予曰。惟謙受福。兄看十人中。有恂、款、不敢先人。如敬宇者。予有恭、敬、順、承、小、心、謙、畏、如、敬、字、者。予有受、悔、不、吝、聞、謗、不、辨、如

敬字者乎人能如此即天地鬼神猶將佑之豈有不發者及開榜  
丁果中式丁丑在京與馮開之同處見其虛已歛容大變其幼年  
之習李鑿岩直諒益友時面攻其非但見其平懷順受未嘗有一  
言相報予告之曰福有福始禍有禍先此心果謙天必相之兄今  
年決第矣已而果然趙裕峯光遠山東冠縣人童年舉于鄉父不  
第其父為嘉善三尹從之官慕錢明吾而執文見之明吾悉抹其  
文趙不惟不怒且心服而速改焉明年遂登第壬辰歲予入覲接  
夏建所見其人氣虛意下謙光逼人歸而告友人曰凡天將發斯  
人也未發其福先發其慧此慧一發則浮者以實肆者以缺建所  
溫良若此天啓之矣及開榜果中式江陰張畏鼎積學工文有詩

藝林甲午南京鄉試寓一寺中揭曉無名大罵試官以為迷且時  
有一道者在傍微哂張遽移怒謂汝何為笑我道者曰相公之文  
必不佳張益怒曰汝又不見我文烏知不佳曰聞作文章心氣和  
平今聽罵詈試官之詞則胸中不平甚矣文安得工張不覺屈服  
因就而請教焉道者曰命若該中即文字不工亦中命苟不該中  
文雖工無益也須自家做箇轉變始得張曰命既不中須安意聽  
之如何轉變道者曰造命者天立命者我力行善事廣積陰德而  
又加意謙謹以承休命何福不可求哉張曰我貧儒也安得錢來  
行善事積陰功乎道者曰善事陰功皆由心造常存此心功德無  
量且如謙虛一節並不費錢你如何不自反而罵試官乎張由此

感悟折節自持舊處一館有服後童子甚頑時加責治後三年館  
于其家不但不敢責詈即氣亦不敢訶于其面丁酉慶至一室其  
秀甚高有卓座在中亦高適啓其櫃得試錄一冊中多缺行間傍  
人曰此今科試錄柰何多缺其名傍人曰科第陰問三年一考校  
須積德無咎者方有名如前所缺者係舊該中式因新有薄行而  
去之者也指後一行云汝三年來持身頗慎或當補此珍重自愛  
是科果中一百五名正夢中所指者也由此觀之舉頭三尺決有  
神明趨吉避凶斷然由我須使我存心制行毫不得罪于天地鬼  
神而虛心屈已使天地鬼神時時憐我方纔有受福之基古語云  
有志于功名者必得功名有志于富貴者必得富貴人之有志如



樹之有根乃三軍不可奪者立定此志須念上謙虛塵上方便自然感動天地而造福由我今之求登科第者初未嘗有真志不過一時意興耳興到則求興闌則止孟子曰王之好樂甚齊其庶幾乎予於舉業亦云

○立命之學

余童年喪父老母命棄業而學醫謂可以養生可以濟人且習一藝以成名尔父夙心也後予在慈雲寺遇一老者修髯偉貌飄飄若仙予敬而禮之語予曰子仕路中人也明年即進學矣何不讀書予告以故曰吾姓孔雲南人也得邵子皇極正傳數談傳汝故萬里相尋有何處可棲止乎予引之歸家告母曰此高士也多奇

方母曰善待之試其數纖悉皆驗予遂起讀書之念謀之表兄沈  
稱稱言柳海谷先生在沈友夫家開館我送汝寄學甚便予遂禮  
柳為師孔為予起數縣考童生當十四名府考第七十一名提學  
考第九名明年赴考三處名數皆合復為卜終身休咎言某年考  
第幾名某年當補廩某年當貢貢後某年當選四川一大尹在任  
二年半即宜告歸五十三歲八月十四日丑時當終于正寢惜無  
子予脩錄而謹識之自此以後凡遇考校其名次先後皆不出孔  
公所懸定者獨筭予食廩米九十一石五斗當出貢及食米七十  
餘石屠宗師即批准補貢予竊疑之後果為署印楊公所駁直至  
丁卯年殷秋溟宗師見予場中脩卷嘆曰五策即五篇奏議也

可使博洽淹貫之儒老于窓下乎遂依縣申文准貢進前食米計之適九十一石五斗也予因此益信進退有命遲速有時澹然無求矣貢入燕都留京一年終日靜坐不閱文字歸遊南雍未入監先訪雲谷會禪師于栖霞山中對坐一室凡三晝夜不瞑目雲谷問曰凡人所以不得作聖者只為妄念相纏耳汝坐三日不見起一妄念予曰吾為孔先生筭定榮辱死生皆有定數即要妄想亦無可妄想雲谷笑曰我待汝為豪傑原來只是凡夫予問其故曰人未能無心終為陰陽所縛安得無數但惟凡人有數極善之人數固拘他不定極惡之人數亦拘他不定汝二十年来被他筭定不會動轉一毫豈不是凡夫予問曰然則數可逃乎曰命自我作

福自己求。詩書所稱的為明訓。我教典中說求功名得功名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夫妄語乃釋家大戒。諸佛菩薩豈誑語欺人。予進曰。孟子言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道德仁義可以力求。功名富貴如何求得。雲谷曰。孟子之言不錯。汝自錯解了。汝不見六祖說一切福田不離方寸。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求在我。不獨得道德仁義。亦得功名富貴。內外雙得。是求有益于得者也。若不反躬內省。而徒向外馳求。則求之有道矣。得之有命矣。內外雙失。故無益。目問孔公。笑汝終身若何。余以實告。後問曰。汝自揣應得科第否。應生子否。予追省良久曰。不應也。科第中人。類有福相。予福薄。又不能積功累行。以基厚福。兼不耐煩劇。不能

容人時或以才知蓋人直心直行或輕信而妄談凡此皆薄福之  
相也豈宜科第哉地之穢者多生物水之清者常無魚子好紫宜  
無子者一和氣能育萬物予善怒宜無子者二愛為生生之本忍  
為不育之根予矜惜名節常不能舍己救人宜無子者三多言耗  
氣宜無子者四善飲能燦精宜無子者五好徹夜長坐而不知葆  
元毓神宜無子者六其餘過惡尚多不能悉數雲谷曰豈惟科第  
哉世間享千金之產者定是千金人物享百金之產者定是百金  
物應餓死者定是餓死人物天不過因材而莠幾曾加纖毫意  
知生子有百世之德者定有百世子孫保之有十世之德者  
定有十世子孫保之有三世二世之德者定有三世二世子孫保

之其斬焉無後者德至薄也汝今既知非將向來不登科第及不生子之相盡情改刷務要積德務要包荒務要和愛務要惜精養神從前種上譬如昨日死從後種上譬如今日生此義理再生之身也夫血肉之身尚然有數義理之身豈不能格天太甲曰天作孽孰可違自作孽不可逭孔先生笑汝不登科第不生子者此天作之孽也孰可違而違也汝今充廣德性力行善事多積陰德此自己所作之福也安得而不受享乎易為君子謀趨吉避凶若言天命有常吉何可趨凶何可避開章第一義便說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汝信得及否予信其言拜而受教因將往日之罪佛前盡情發願為疏一通先求登科普行善事三千條以報天地祖宗之德

雲谷出功過格示予。令所行之事逐日剖記。善則記數。惡則退除。且教持準提呪。以期必驗。語予曰。符錄家有云。不會書符。被神鬼笑。此有秘傳。只是不動念也。執筆書符。先把萬緣放下。一塵不起。從此念頭不動。處下一點。謂之混沌。開基由此。而一筆揮成。更無慮。此符便靈。凡祈天立命。都要從無思無念處感格。孟子論立命之道。而先曰。天壽不貳。夫天與壽至貳者也。當其不動念時。執為天孰為壽。細分之。豐歉不二。然後可以立貧富之命。窮通不貳。然後可以立貴賤之命。天壽不貳。然後可以立死生之命。人生世間。惟死生為重。曰妖壽則一切順。逆皆該之矣。至修身以俟之。乃積德祈天之事。曰修則身有過惡。皆當治而去之。曰俟則一毫觀

觀一毫將迎皆當斬絕矣。到此地位。纖塵不動。求即無求。不離有  
欲之中。直造先天之境。即此便是實學。汝未能無心。但持準提呪。  
無記無數。不令間斷。持得純熟。於持中不持。於不持中持。到得念  
頭不動。則靈驗矣。予初誦學海取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之義也。是  
日改號了凡。蓋悟立命之說。而欲不落凡夫窠臼也。從此而後。終  
日兢兢。便覺與前不同。前日只是悠上。放任到此。自有戰兢惕厲  
景象。在暗室屋漏之中。常恐得罪天地鬼神。遇人憎我毀我。自能  
恬然容受。到明年刑部考科舉。孔先生筭該第三。忽考第一。其言  
不驗。而秋闈中式矣。然行義未純。檢身多懼。或見義而行之不勇。  
或救人而心常自疑。或身勉為善。而口有過言。或醒時操持。而醉



後放逸以過折功日常虛度自巳巳歲發願直至巳卯歲歷十年而三千善行始完時方從李漸庵入關未及回向庚辰南還始請性空慧空諸上人就東塔禪堂回向遂起求子道場亦許行三千善事辛巳生男天啓予行一事隨以筆記汝母不能書每行一事輒用鷲毛管印一硃圈于曆日之上或施食貧人或買故魚蝦一日有多至十餘圈者至癸未八月三千之數已滿復請性空輩就家庭回向九月十三日起求中進士道場許行善事一萬條丙戌登第授寶坻知縣予置空格一冊名曰治心編晨起坐堂家人携付門後置案卓上所行善惡纖毫必記夜則設卓于庭效趙閱道焚香告帝汝母見近行不多輒舉感曰我前在家相助行善過

三千之數得完。今許一萬。衝中無義可行。何時得圓滿乎。夜間偶  
夢見一神人。予言善事難完之故。神曰。只減糧一節。萬行俱完矣。  
蓋寶坻之田。每畝貳分叁厘。崇毫予為區。屢減至壹分肆厘。陸毫  
委有此事。心頗疑惑。明日適幻余。禪師自五臺來。予即以夢告之。  
且問此事。宜言否。禪師曰。善心真切。即一行可當萬善。况合邑減  
糧。萬民受福乎。予即捐俸銀。令其就五臺山齋僧壹萬。而回向之。  
孔公筭予五十三歲。有厄。予未嘗祈壽。是歲竟無恙。今六十九歲  
矣。書言天難謀命。靡常。又言性命不干常。皆非誑語。吾于是而知  
九稱禍福無不自已求之者。乃聖賢之言。若謂禍福惟天所命。則  
世俗之論矣。爾之命未知若何。即命當榮顯。當作落寔想。即命當

順常作拂逆想。即現頗足食。常作貧窶想。即人相愛敬。常作惡  
懼想。即世家望重。常作卑下想。即學問頗優。常作淺陋想。遠思揚  
祖之德。近思蓋父之愆。上思報國之恩。下思造家之福。外思濟  
人之急。內思閑己之邪。務要日日知非。日日改過。凡一日不知非。  
即一日安于自是。一日無過可改。即一日無少可進。天下聰明俊  
秀不少。所以德不加修。業不加廣者。只為因循二字。便擔閣一生。  
雲谷禪師所授立命之說。乃至精至邃。至真至正之理。其熟玩而  
勉行之。毋自曠也。

一卷終